

《尋兇》(上)

葛戍

戚畫

長則三五日、短則每日，葛戍必定會到槐根鄙邸承接委事，寒暑晴雪風雨無阻。

今日天清氣爽，自然也一如往常，他還沿路買了三顆各不同餡的大包子當早飯，吃到最後一顆豆沙餡兒的時候，槐根鄙邸的大門也漸漸出現在眼前的街道彼端。

慢慢悠悠的踱著步，他想著正好能在進去看欄榜前把包子給吃光，卻意外發現門口有道熟悉的人影佇足。

那不是戚先……又錯了，是戚先生。

戚先生也是來接委事的嗎？明明身體那麼差還要這般奔波，真是太辛苦了。

正當嚥下最後一口包子的葛戍如此心忖，不遠處的戚先生似乎也恰巧發現了他，一雙眼神立刻直視過來。

……嗯？

倚在建築門前樹上，看似吸著煙納涼，實則是等待著某個冤大頭經過。

原因也不怎麼重要，就是戚畫試圖探尋一人蹤跡，順藤摸瓜之下找到了這條線上。

他想找的人應當是位刺客，還是個貪財的，那麼往殺人取財的命案去尋，總有一日能覓得。這回正好自某位可憐富賈家屬那承接了緝兇委託，種種跡象都令戚畫覺得熟悉，卻又礙於武藝不精而不得不找人協助。左思右想腦海裡就浮現了一頂帷帽，而正巧透過日前閒談，他得知了這帽子主人幾乎每日都會於此時辰來到鄙邸。

果不其然，才到這不久便隔著薄煙看見那人身影。
眉眼彎彎地向人走去，「葛公子起得真早。」

戚先生似乎心情很好？

葛戌朝眉開眼笑的戚畫點頭致意，並停步在原地，看著對方上前來到。

他想起先前戚先生曾問過自己，是否每日都會到槐根鄙邸承接委事，因為有七八成是每日，於是他點了頭，又被問什麼時辰，他也照實回答了……莫非戚先生這是在等他？

「明人不說暗話，我有一事相求——不如一道用個早點？」本就不是拐彎抹角的性子，既有了點頭緒，戚畫也想早日前往一探究竟，便直截了當地邀了人前往一旁豆漿鋪用早點。

經過前幾回相處，他發現眼前看來多半小了自個不只一輪的少年似乎將自己視作什麼弱不禁風的病秧子，甚至在某些時候照顧有加。

若請他一道前往，他十有八九不會拒絕吧。

如此想著，卻不免萌生一股利用人的錯覺——我亦是身不由己。

他試著為自己開脫。

用個早點哪需要相求，戚先生也太多禮了。

瞥了眼一旁的鋪子，剛吞下三顆包子的葛成毫不猶豫的一點頭。

吃完包子是有點渴了，而且難得戚先生請找他一起用膳，當然義不容辭……咦？這四字是這樣用嗎？

隨同戚畫一起入了座，葛成向立刻湊上前的跑堂指了指四周其他人桌上的菜色，然後比出個一字，動作可說是相當熟練。

事實上槐根鄙邸外的這條大街上，每攤吃食他幾乎都光顧過，不少跑堂和小二大抵都認得出這名頭戴黑紗帷帽、食量特大、點菜從不吭聲的怪傢伙。

「好咧就來！另外這位爺要點什麼呢？」

瞧了那桌上的吃食與飲品數量，又望了眼葛成，復再看看小二態度，大抵算是明白了。

就是不曉得這麼多東西吃到哪去了，罷了，孩子長身體嘛。

「一碗豆漿，一屉蒸餃。」點完菜打發走了小二。起得早讓他還有些睏，遂懶散無骨地倚桌支頤，終是選擇先聊些不著邊際的，正題便過會再談，「葛公子早晨吃這麼多，胃不會疼嗎？」

多？若不是他先吃了三顆大包子，這還算是少了。

捧著碗先乾了一大碗豆漿，才搖了搖頭，葛成掃視桌面，反倒是對戚畫感到擔心；身體虛又吃得少，怕是遇上危險都跑不動，這樣還出來接委事，也真是難為了。

端起豆漿輕吹，徐徐飲下，喝了小半碗才挾起個外皮薄透的餃子送入口中。見了少年硬生生將碗豆漿豪飲出白酒的氣勢，一點也不懷疑他能吃下這整桌了，甚至還有可能不飽。

慢吞吞又吃了顆，才道，「葛公子今日可有空閒，有一地，想請你與我一道同行。」隨後取出一紙委託函，越過桌上餐食遞了過去。

嘴裡的食物還沒嚥下，葛戍咬著筷子垂眼看去，一張紙上密密麻麻的字瞬間就把他給震懾住了，動也不動的呆然盯著。

寫得這是什麼？……氏母女……哀……分……亡夫在天之……

不似姚娘那裡的欄榜案卷寫得簡單明白，這紙函上寫得文謐謐，讓他看得懂字也看不懂句，讀不到三行，葛戍果斷放棄，抬頭望向對座的戚畫，等待他為自己口頭解釋。

少年咬著木筷的神態讓戚畫也跟著愣住，但有了先前經驗後，即刻反應過來。

「譚氏母女，家逢遽變，哀慟萬分，為告慰亡夫，在天之靈，誓要尋獲，將其刺殺，並搜刮財物之人。」仍本著孩子的教育不能等這般想法，指著書函上的委託梗概，也不管人家是否想學，就一字一句慢慢唸著。

「譚家經營金鋪，離槐根不遠，往宋家莊那半個時辰便能到。」話音落下，對是否要告知葛戍自己接下這樁委託的原由有幾分躊躇，最終仍是沒道。

原來是一對母女要找殺夫兇手。

葛戍聽罷，也不多問便點了點頭，道聲：「好。」然後低頭繼續大快朵頤，彷彿戚畫不過是約他去閒步賞景遊山玩水般。

他來槐根鄙邸承接委事不過就是打發時間，別的委差自然也是可以的，於葛戍而言並無分別。

至於委事內容，沒有什麼是劍在手不能解決的，如果有，就再用上左手。

半點不覺意外地聽見肯定答覆，也低下頭來繼續吃著餃。

兩人在差不多的時間用完——事實上葛戍似乎快了幾分。看著被掃空的碗盤，又瞧那人，總覺得有些習慣了，那俐落身手大概就是靠這些來支撐的罷。

將對方的帳也結清，果真是筆意料之外的數額，但不妨事，孩子能吃會吃又怎麼了。

「葛公子需要準備些什麼嗎？還是我們現在就能動身？」想來這人都在鄙邸前被自個給堵了，多半是已準備停當，但仍保險一問。

沒想到自己的帳也讓戚畫給結了，來不及制止，但多半也不知如何制止的葛戍只能愣愣地跟隨戚畫走出鋪子。

葛戍雖說手頭並不算寬裕，畢竟他從沒在意過這些黃白之物，不過習慣了餐風露宿打野食、又有醫館能回去，他其實也沒哪裡用得上錢財的地方，多半全是貢獻給槐根鎮上這些飯館食鋪了。

如今有人替他結了這吃食的錢，委實使他感到不知所措，轉念一想，就當是稍後委託的費用？心頭才又安定下來。

聽聞戚畫問話，他先是搖搖頭、而後又點頭，並拉了把背後的劍袋，道：「走。」

有劍就行，哪還需準備什麼？

「那好。」自己是有備而來，自然同葛戍那樣不必再取些什麼。

望宋家莊方向踱去，雖說只消半個時辰，但一段路上若是什麼都不說不聊，確實是有些無趣了，那少年又不是真啞。然心有餘力不足，他一時不知道該起什麼做話頭，便隨口問，「葛公子這麼勤於委事，有特別的原因嗎？」

習慣了沉默，葛戍並不覺得兩人安靜並行有何不妥，直到戚畫開口試圖閒聊，他才轉頭看去。

原因……嗎？

葛戍回想起市紫的那句話：「若不知道做什麼，就去槐根鄙邸承辦委事吧」。硬要說的話，這就是他承接委事的理由了，也不是什麼值得一提的原因，該怎麼向戚先生表達？

尋思許久，走出了好長一段路，他才終於慢吞吞的開口：「市紫說，不知道做什麼，去接委事。」

若非他投來了視線，戚畫還以為這人根本沒聽見他說話，倘他每句話前都會思考這般久的話，興許自個再問兩個問題，兩人就抵達譚家金鋪了。

不清楚是否問了些不妥的話，但話音既落就無法收回了，只能靜靜等待，要他真有什麼難言之隱，大不了兩人便當方才無人說話，無人提問。

良久，獲得了令他一愣的答覆。就這樣還需要思考這麼久？

「那不就跟我一樣，只是閒來無事才上那找事打發打發？」

閒來無事打發打發？拖著這種身體冒險承接委事只是為了尋事打發？怎麼會有這種人？戚先生也真是太不自愛了。

葛戍還當自己聽錯了，不敢置信地盯著戚畫好一會，才難得帶上些許語重心長的口吻道：「戚先生，應該，多保重。」想要打發時間可以找點更安全的事啊！

「總算喊對了。」伸手拍了拍少年的帷帽，對於自己多次糾正的成果感到相當滿意。

然而，他發現這人對自己的誤解除了姓外，似乎還有些別的。

不解地挑起眉，上下掃了葛戍一眼，試圖尋出他是否有些弦外之音。雖說保重身體也能是一句平凡寒暄，但這人看上去並不是那個意思，「怎麼著，我是懷了還是一腳進了棺材，保重什麼？」

葛戍不說話地默默盯向戚畫的肚子，好像真覺得對方懷了似的。

他從藥菸中嗅出了用於緩解胃病的藥材，也時常見戚畫扶著胃部的動作，要猜出來並不難，只是不明白戚畫為何如此不以為然。

兩年前他被市紫和柳鵲撿到後，一直都被百般細心照料，平日在醫館也目睹柳鵲認真叮囑往來病患要謹慎看待病情，因此在葛戍的觀念裡，有病在身就該好生調理休養，偏偏槐根鎮裡老是見到抱病到處晃蕩不安分的人，本想大家都為生活奔波萬不得已，豈料居然還有戚畫這種……沒事找事做的。

滿頭霧水瞅著直盯自個腹部瞧的少年，開始有些懷疑他究竟是不知道自己是男子，還是不曉得男人懷不上。在打趣問他要不要當這孩子的乾哥，與引導懵懂後生間，戚畫終是選擇了後者。

他可不想下回再見時，被問句怎麼孩子還是這麼小。

「別看了，沒懷，你知道男子不能懷吧？」記得葛戍與藥鋪還是醫館有些關係，總不至於連這都不明白——吧？難道得讓他診上一脈？

葛戍點了點頭，這他是知道的，他還幫忙柳鵲去給女人接生過，那景象可嚇壞他了，要命似的，那女人險些沒把他的手拽斷，生孩子真是不容易。

手指向上方一點的位置，也就是戚畫的胃部，他解釋：「胃。」

看來這孩子還有救。不由得拍了幾下胸口，放下了一顆心。

輕搭心口的手向下滑去，落在胃前忖了忖，「小毛病而已，沒什麼大礙。」過往那些事沒什麼好提的，倒不如說自己真懷了一個還有趣點。

遠遠地，一小村莊逐漸出現在路的盡頭，雖說佔地不廣，但勝在依山傍水，仍是不少人煙往來，金鋪多半也是因此才得以生存。

都吃不下飯了，怎麼會是小毛病？葛戌感到難以理解，但戚畫不多談，他便也沒有繼續。

兩人眼前的村子雖然不大，但向四面眺望出去，北連鬼谷林與冕山、南通宋家莊、西接槐根鎮，此地也算得上是小小的樞紐要道，人煙熱絡並不奇怪。

不過槐根可是三不管地帶，能夠在這樣的地方營生金鋪，老闆應該頗有手段，要嘛是有人脈、要嘛是背景不單純……這樣的人物，怎麼會死於非命？

金鋪挺好找，屋舍最大那間便是，且門上掛個金燦燦的牌匾，寫著「譚家金鋪」，想找不著也難。

甫跨過門檻，一個下頷蓄著鬍的中年男人便搓手迎來，「二位貴客好，今日有些什麼需要？」

戚畫上下掃視整間鋪子，半晌又將視線落在桌面絨布盒。與此同時，刻意將套著紅翡金戒與雙環金戒的右手搭在左手肘與臂關節上，指尖輕點引人注目，儼然是隻金鋪最愛宰的肥羊。

「我想打個四錢二分的金戒，然後……你們掌櫃呢，我直接與他談吧。」睨著眼前八成就是掌櫃的男子，視線落在他空無一物的手掌道。果不其然，他的手搓得更快，好似要讓人看不清般。只見他忙向裡頭喊了聲快些遞茶點來，復又領著兩人到一旁座席，「小的就是掌櫃的，敝

姓黃……哎這！這茶點怎麼還沒上來！不好意思，裡頭小子不懂事，我這就去催催，您們先歇歇啊。」

見人走個沒影，戚畫低聲對著葛戍道，「公子等著看，那掌櫃的等會除了端上點心，還會戴上好幾顆原本沒有的戒指。」

踏入金鋪後，葛戍先是習慣性的打量周遭景況，說也怪異，金鋪的老闆才身死沒幾日，這金鋪這麼快就重新開門做生意了，都不怕客人嫌晦氣？

接著戚畫與金鋪內的人很快交談起來，明明是來查案的，為何卻說要打金飾？雖然不解，但葛戍並未打斷戚畫的行動，安靜的跟隨在旁，彷彿只是名盡責的護衛隨從。

當戚畫低聲對他說話時，葛戍還是相當迷茫，幸好有黑紗帷帽遮掩了他的面目神情。

不久後，掌櫃果真從裡邊端著精緻茶點出來，手指間還套上了金銀玉飾，這讓葛戍對戚先生的料事如神感到嘆服不已。

「貴客請用，請用。」黃掌櫃仍舊是搓著手，但這回速度慢多了，無非是要讓兩人看清指節上所費不貲的飾物，好端出一副能主事的姿態。

男子諂媚地看著狀似主從的兩人，也不管雇主沒吃，反將茶點推向侍衛之舉有多不尋常，只顧著道，「貴客若不用點心的話，不如讓小的先為您丈量指頭吧。」邊說著，邊拿出布尺。

戚畫單手支頰，另一手虛虛舉起並翹了小指，神態跋扈輕慢，示意掌櫃的自己就近量。

那男子也不怒，整張臉還笑得像朵大菊花。

「這金戒成色……」

「掌櫃的看我適合什麼樣的？」

「哎！您這樣的富貴面相！看也知道只有萬足金才能襯——」

不待掌櫃繼續吹捧，外頭走進二位女子，面容俱是憔悴，卻仍不減端莊大方，「您就是戚公子吧！這鋪裡隨時可能有客人來，還請二位移駕，我們裡邊談去。」

在掌櫃滿頭霧水下，譚夫人與小姐引著二人上樓，並推開一扇華美木門。

隨著門扉開啟，一股極淡的血鏽味竄入鼻中，想來便是譚家老爺遇害之處。

茶點才吃兩個，就來了兩名女子將他們帶往樓上，葛成喝了口茶，端著茶點跟在戚畫後面。

看來這兩位才是正主，對了，就是函上寫的母女吧？

門一推開，年輕的那名女子立刻掩面，低聲壓抑著啜泣。

事發已有多日，房內的血腥氣不重，但仍可見乾涸的血跡與散亂損毀的傢俱。

越過停在門前的譚夫人與戚畫，葛成端著盤子逕自踏進去，邊吃著茶點邊四下探看細節，顯然死者生前曾與行兇者有過激烈爭鬥，兇手離去前甚至翻箱倒櫃了一番。

不過……

走到窗櫺邊仔細審視，又回頭看了眼他們推開的門扉。

門窗俱皆完好無損，什麼樣的傢伙會把前半段做得高明、後半段卻一團糟？偷竊意外失風？

站在窗前出神想著，葛戍將最後一枚茶點扔進嘴裡。

……不怎麼好吃。

直到葛戍越過自己時，戚畫才發現這人連著盤子將茶點盡數帶上了樓，還大大方方在血案現場邊吃邊瞧，看得譚家母女目瞪口呆。他只得低聲對倆人道句對不住，但那人斷案經驗豐富來堵二人的嘴。

隨著逡巡了周邊，只見房內雜亂不堪，全不似十多年前自己醒來看見的那幕——那應該是齊齊整整，絕非眼前這般。

上前捏起一枚滾落在地的金戒端詳，起了些尚無法斷定的疑竇，接著便踱向窗邊那人，「可有看出——這就吃完了？」

糟，不小心就全吃完了，是否應該留一份給戚先生？但反正也不好吃，就不要再荼毒戚先生的胃了。

看了看空盤，反手夾到脇下，葛戍指著被推開通風的窗櫺向戚畫示意，然後併指在窗邊上一抹到底，轉過指腹讓對方觀看。

黝黑的膚色上，灰白的沙塵特別明顯，窗邊上的積塵均勻，窗櫺完整無損，並無闖入痕跡，而方才他們進來的門扉似乎也沒有遭破壞或重新修造過。

早料到那盤模樣鋪張且份量不小的小點遲早會全進葛戍腹裡，卻沒想到會這麼快，四人一道上樓也不過多久而已，這麼個吃法不會鬧胃

——忽而憶起不久前與少年對坐用早點的情形，一時又覺得似乎無甚大礙。

看向沾染厚厚白灰的指尖蹙起眉，順著對方示意掃過整間房，頓時也明白了疑點所在。

屋內沒有被破開任何一處作為闖入口，意味刺客是從房門進入的，而這譚家既是金鋪，自不可能隨意任人進出二樓廂房，且生人一旦闖入，必定會驚動譚家老爺。即是說此案當屬監守自盜，或者熟人所為。

大抵有了想法後，取出一方帕子，拉過葛戍的手替他拭淨指尖。由於將旁側兩位女子也視作嫌疑犯，遂沒有多言，只道二人需得再商議商議後，暫且離開金鋪。

尋了處有樹蔭遮蔽的長凳，問，「公子認為，譚家老爺有可能是為女子所害嗎？」

戚先生可講究，還替自己擦手，果然有讀書的人就是不一樣。

來到外頭，葛戍仍在看著自己的手，然後聽聞戚畫的詢問才抬起頭。

「屍體，才知道。」他毫不考慮的回答。

果然還是得見到屍體才能判明嗎……譚家是富賈一方的商人，定會擇良辰吉時才行下葬，因此只要向譚夫人一問，應當就能見見。

「半夜，溜進去？」兩指做出步行動作，葛戍冷不防地開口。

還在思索該用些什麼措詞，才能不驚動真正的兇手並成功查看遺體，卻忽然聽見身旁那人的驚人話語。

沉吟片刻，覺得還挺有道理，就是不曉得以自己的身手能否不被發現，「你可能行，但你覺得我能行嗎？」

「能帶。」葛成拍了拍自己胸膛。

只不過是區區護院，況且又不是保衛什麼金銀財寶而是棺木屍首，會認真守夜才怪，若有意外，嚇嚇他們就是。

葛成想起上回在橋樑上的那樁委事，感覺扮鬼嚇人倒也不難。

思及那會對方輕飄飄就帶著自己躍下屋瓦，好似自己是團棉花一樣。想來拎著自己避人耳目應當也非什麼難事。如此想來，這潛入民宅驗屍大抵是能成。

「嗯，那今晚便行動吧。」目前只有黃掌櫃與譚家母女最為可疑。

雖說譚家老爺可能有其他至交友人，但那還是等排除此三人嫌疑後再思量吧，興許刺客便在這三人間。

和戚先生一起夜半探屍，扮鬼嚇人，一定很有趣。

此時的葛成，顯然想到的早已不是尋找金鋪老闆的兇手與死因了。

（待續）